

# 英国谋划“后脱欧”时代全球定位遭质疑

新华社伦敦3月16日电(记者孙晓玲)英国政府16日发布一份题为“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安全、国防、发展与外交政策的整体评估”的报告,全面描绘了该国对未来十年在世界舞台所扮演角色的愿景。这份报告被认为是冷战结束以来英国对其世界地位最彻底的一次重新评估,意图在脱离欧盟后塑造“全球英国”的形象,但不少专业人士认为其“抱负与能力”之间存在差距。

## 设定广泛目标

报告阐述了英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包括多方面内容。

报告一方面称北约仍是欧洲-大西洋地区集体安全的基础,英国将继续成为北约内部的主要欧洲盟友,另一方面也明确提出英国外交政策将向印太地区“倾斜”,并称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重心正转向该地区。

报告称,为应对其他国家显著增加的、多样化的威胁,形成“最低限度、有保证和可信的核威慑”,英国将把其所拥有核弹头的数量上限从180枚增加

到260枚。

报告还说,英国将建立一个反恐行动中心,统筹政府部门、安全情报机构、执法系统等共同协作,以更好应对恐怖主义。

此外,报告还阐述了其他一系列目标,涵盖气候变化、经济发展、技术研发、太空战略等,例如确立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战略,将其作为英国的首要国际任务;拟在2030年前将英国打造成科学技术超级大国和全球服务、数字和数据中心等。

## 引来专家质疑

对于这份报告设定的目标,一些专家提出了质疑。英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前驻法大使彼得·里基茨说,报告强有力地宣告英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但他质疑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能否“实际发挥作用”。

对于英国意图将外交政策向印太地区“倾斜”,里基茨认为这可能招致欧洲盟国不满。他说,英国向印太地区的“倾斜”同时也是从欧洲的“偏离”,法国人希望在报告中看到英国肯定欧

盟对欧洲安全的贡献,但报告会让他们“失望”。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事务副研究员理查德·惠特曼表示,英国对自身愿景充满自信,“但想要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份报告表明,离开欧盟并没有让国际角色正在减弱的英国学会“反省”。尽管英国在报告中强调将继续致力于欧洲安全与防卫,但有关与欧盟关系长期目标的内容明显很单薄。

惠特曼还认为,英国在这份报告里展示的雄心如何实现还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报告提出的外协议程的规模和范围都需要外交能力的显著提升,而这需要巨大的财务投入才能推动。

“真正的考验将在2021年之后。”放弃了欧洲这一重要外交平台,英国能否将其对未来国际关系的自信愿景转变为“实现其雄心壮志的新的、更深入的伙伴关系”,惠特曼对此表示怀疑。

## 核政策备受批评

除了上述质疑,这份报告中有关提高核弹头数量上限的提法在英国国内

外备受批评,不少人士认为此举“不负责任且危险”。

英国“苏格兰民族党”成员伊恩·布莱克福德表示,该报告显示了“‘全球英国’的品牌到底有多空心”。他质问向国会议员介绍该报告内容的首相约翰逊,是谁给了约翰逊政府权力让其可以背弃英国在《核不扩散条约》中承担的义务。

针对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一档广播节目中有关伊朗核问题和英国增加核弹头数量的表态,英国绿党议员卡罗琳·卢卡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拉布说其他国家的武器扩散使他“夜不能寐”,但就在这之前他还试图为英国核武器扩散作辩护,这种做法是“惊人的虚伪”。

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负责人贝亚特丽斯·菲恩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英国改变其核弹头数量上限的决定是“骇人、不负责任和非常危险的”。这违反国际法,也不能解决气候变化和虚假信息等英国面临的真正安全威胁。

## (接上期)

任叔说:“最苦最怕的还是‘贫专队’。”

我不解地问:“啥叫‘贫专队’?”

任叔说:“当时的贫下中农宣传队,简称‘贫宣队’,‘贫专队’大概就是贫下中农专政监管队。‘贫专队’的人员,骑大马、戴袖章,一支马队五六个人,专抓没户口、没证明信的盲流。我被他们抓过一回,我现在讲的是第二回。春天一过,积雪化了,‘贫专队’的马跑得更快了。白天好躲,晚上我不敢睡屋里,天天睡房顶,再冷也不回屋,好提早逃跑。那天,我听见大姐哭得很厉害,就下来看看。没想到马队就到了,把我摁地上,麻绳一捆就栓走了……”

这时里屋一声小孩哭,我还沉在故事里没出来,以为是马队。丫丫却在屋里哭着喊:“任二超,任二超。”

我一看手机凌晨3点了,“呀”了一声站起来,任叔早已去哄丫丫了,似乎比当盲流时跑得还要快。

我躺在小床上,闭着眼睛,脑子里却火车隆隆。那豆虫般的绿火车,在越来越荒寂的大山里剧烈蠕动,它接连吐出墨汁似的浓烟,不断发出鸣叫。荒原里雾气蒸腾,隐现年轻的身影,随风飘动的破布衫,倔强而青葱的面孔,火烧云烧透了的天空,马蹄踏碎的金盏花,仓皇逃走脚步,撕碎空气的喘息,婴儿惊愕地啼哭……

## 第三节

今天的早晨是从上午开始的。

我伸个懒猫式的懒腰,听见窗外有动静,透过玻璃看到,二娃子两口正挥舞铁

锹刨菜地。两个年轻人齐头并进,听不见铁锹插进泥土的声音,但见他们劳动的姿态生动可人,面前翻出的新土黑湿一片。

哦,原来这房后还有一片大菜园,新疆的土地那么多,任家老少却爱惜地打理出一片又一片。骨子里的河南人,骨髓里的土地情结。

走出屋子时,阳光像关闭已久的金毛大狮子,一下扑到我身上。没想到雪后的太阳会这么生猛,我呆在院里拿双手捂眼睛,从指缝里瞄见了院前菜园的人影。阿姨一手拿小铁铲,一手举着一棵大白菜,朝我走过来。白菜被她剥去冻坏了的老叶,它就扑散着清白的大叶子,在我的眼前开着素净的花。我上前揪下一片白菜叶,不由分说放嘴里,嘎吱嘎吱地嚼起来。味蕾开了花,清爽得没法说。阿姨惊讶得嘴巴合不拢,她拿白菜戳了我一下,说:“这闺女,生吃啊!这不洗不涮的能入口吗?”

我喜眯眯地又伸手,她麻溜地把白菜藏身后,说:“上午吃,白菜炖豆腐。”

任叔在那边说:“薅个萝卜吃吧,霜雪打后,萝卜脆甜脆甜的。”

我走过去,见任叔挥舞铁锹,已经翻好了很长一垄地。我刚挨近地边,小风送了一股新鲜的土腥味。我说:“没想到雪后的土地干得那么快,要是咱老家的淤泥地,会湿黏得刨不动。”

任叔边刨边说:“那是,这里土地干,前日的小雪只是给地湿湿皮儿,没润到土层去。风一刮,太阳一晃,这地就干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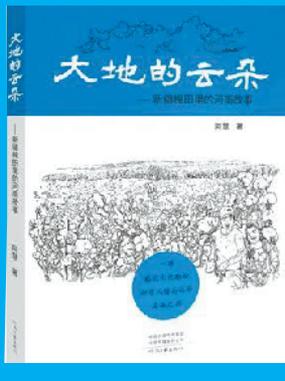
我望了望土坯房说:“她

## 长篇纪实文学连载

# 大地的云朵

## ——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阿慧



们都下地拾花啦?地里可以进人啦?”

任叔说:“是的。”我站在那里迷瞪了好一会儿,不确定是去找拾棉工,还是继续采访任叔。任叔往手心吐了口唾沫,使劲挖几锹,很快就到了头。他拍拍手上的土,

扛上铁锹说:“回屋,叔接着给你讲。”

虽然出着太阳,但屋里还是比外面暖和。我把茶端到任叔的面前,他嘬了一口说:“昨天让你见笑了。细想想,自从我爹娘去世后,我多年没这么掉泪了。闺女你一来一问,我把沉到地底下的老事儿都翻出来了,就跟翻菜地一个样儿。”

他放下茶杯,说:“我被‘贫专队’绑出了门,黑影里还有一帮捆着的人。我们十几人,前头一个女的很年轻,也是被反手捆着,疼得她小声哭。我明白她是一个姑娘家闯新疆,没有男人可依靠。有家的女人孩子不被抓,把男人抓走遣送回去,妇女孩子就跟着就走了。看押我们的人里头,有一个我认识,他偷偷给我松了绑,两手在前头捆绑着少受疼。我说,‘也给那女子松松绑吧!有情一块儿补。’那女子也改换到前面捆住手,一路上没再听到她的哭声。”

“我们被押进了县收容所,四处一看,高墙大院,四个墙角盖四个小岗楼,高得很。我们住进筒子房,睡大铺,人一个挨一个。关进去三天没让干活,吃的是玉米面发糕,没菜也没粥,噎得翻白眼,就这晚上还不给吃,一天两顿饭。第三天早饭后,一个带班的小矮个儿站在院子里喊人出去干活,见我个子高、块头大,就把我给喊上了。20个人被带进拖拉机厂,安排我们除草、扫地、清理垃圾。我干活不惜力、不要奸,带队的人第二天又点名让我去了。这一回,我存了个心眼儿。昨天我就摸到了,拖拉机厂院墙不高,也没有岗楼,除草

棵子时,我瞄见墙角掉了几块砖。我刻意没砍那棵树,留着它遮蔽豁口。我们一猛劲儿干到快中午,日头的热度上来了,饿劲儿、乏劲儿也上来了,监管的人坐在棚子里。这个时候我跑了,两手一摞墙砖,一纵身子,一下翻过去了。前头是条大街,我往人多的地方跑。这时,我听见身后喊:“抓盲流啊!”“别让他跑了!”这么一喊,街上的人纷纷躲开,给我让出一条大宽路。我跑得更快了,跟一匹疯马一样。这时街边有人喊,“跑我家来!”我刹住脚,那人伸手把我推进身后的临街门,随后把门关上了。他仍旧站在门外边,我听见马队朝前跑了。那人领我进了后院的屋子里,问我在里边几天了,我说3天了。他赶紧撸袖子给我做饭吃。记不清他做的啥饭了,光知道很好吃,我吃了两大碗。随后,我问恩人的大名。他说,“我叫陈国平,江苏海门人。”我说,“我叫任二超,是个盲流。”陈大哥1958年来到新疆玛纳斯县,属于上海支边青年,如今住在县城里。他一米八多的个子,身架子又宽又大,看上去比我还猛壮。这时,他老婆领着3个闺女回来了。天黑透了,陈大哥把我送到城外的漠河渠桥边,他转身回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出口。我是盲流,分文没有,人家跟我无亲无故,却这么出手相救,我无论说啥都显得贫乏。站在桥上,我把恩人的姓名和住处,牢牢实实地记下了。”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